

在詩中自覺異鄉

文 宋子江

梁秉鈞在〈非典時期的情詩〉中寫到一個正在隔離的人，他寫信時感到「文字只能面對無盡的孤獨」。今年春節，大家都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度過，就算不用強制隔離，也自覺地半自我隔離。詩人常常需要處於半自我隔離的狀態，倒也習慣了，但是自我隔離不等於自我封閉。寫詩總歸是言志，人以之抒發情思，就算沒有特定的言說對象，就算言說時孤獨的。寫著寫著，在詩中自覺異鄉，也不鮮見。

通過電郵問候遠方的朋友，大家都覺得這個時代愈來愈缺乏理性討論的空間，狹窄的心胸限制人的視野，仇外的情緒滋生保守的文化趨勢。詩歌在香港能夠生存下去本來已經夠困難的了，面對近年的文化困境，大家仍堅持閱讀、寫作、評論和翻譯，真是讓人感到鼓舞。

重新開幕的香港藝術館舉辦「從糞筐到餐車——吳冠中誕辰一百週年展」。展牆上有一段吳冠中的藝術宣言：「我想造一座橋，是東方和西方、人民和專家、具象和抽象。」我想，《聲韻詩刊》（*Voice & Verse Poetry Magazine*）便是一直充當著一個造橋者，以開放對話的態度，連結不同的語言、不同的聲音、不同的地方。

今期我們推出中國大陸著名詩人西川的重要評論〈新詩百年〉。他在文末總結，當代中國詩歌「在被塑造、被選擇的同時，的確在某種程度上塑造了人們感受時代、表達自己、思考世界的方式。」從

今期開始，我們和澳門別有天詩社合作推出澳門專欄，由澳門詩人洛書主編，以後香港和澳門的詩人便能夠常常在紙面上相遇了。另外，今期繼續推出「香港國際詩歌之夜十週年」專輯，和大家回顧這場在滿城風雨中舉辦的國際詩歌盛會，涉及翻譯、人工智能、女性寫作、電子音樂、詩歌節籌備等各方面。

詩刊一直發表許多詩歌翻譯，當然也常常面對各種質疑，最 cliché 不過的就是美國詩人羅伯特·弗羅斯特（Robert Frost）那句著名的話：「詩是在翻譯中失去的東西。」姑勿論這句話的原意和闡釋的可能，這句話的確很容易被利用。美國詩人和翻譯家弗羅斯特·甘德（Forrest Gander）很好地回答了這個問題，本期「世紀對話」中有所紀錄：「翻譯作品使我得以超越自己，超越我所處的文化，想像其他人的想像，它們使我成為了更廣闊的人。最後，我認為翻譯將會是二十一世紀最重要的隱喻，我們身處前所未有的跨邊境、跨空間移民潮中，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翻譯，來邂逅不同於我們的他人，來發現我們自身當中的異鄉人。」

本期英文版的主題是「子彈」（Bullet），繼續以詩歌回應狂亂的時世。下一期我們將更緊貼時事，中英文版都會推出關於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特別專輯。洋小漫率先以此為題畫了一幅畫，作為本期封面，是為預告。■